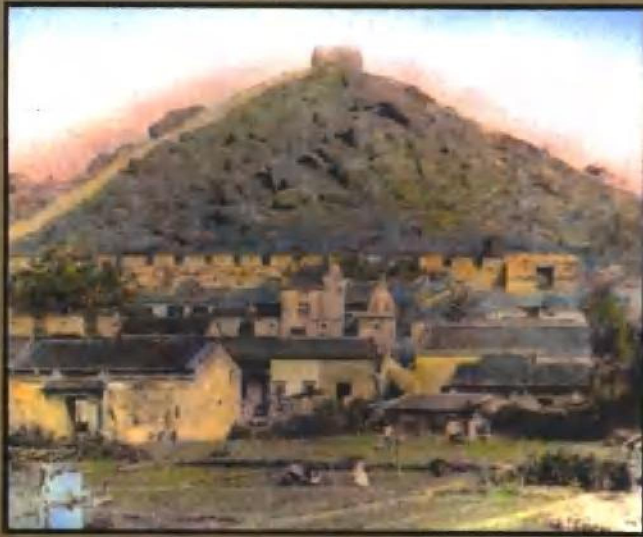


古今香港系列 梁 濤主編

九龍城寨史話

魯 金著



「九龍城寨」

香港地名。面積不過
六英畝半。佈滿大小
街巷數十條。為華世
所罕見者。其外圍原
有城牆已於淪陷時
遭日軍拆毀。



梁 濤主編

古·今·香·港·系·列

九龍城寨史話

魯 金著

Y03-10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古今香港系列

策 劃：潘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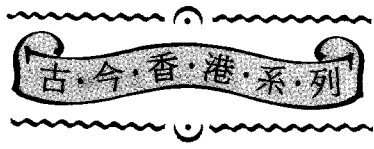
執行編輯：姚永康

● 九龍城寨史話

責任編輯：向谷樺

裝幀設計：陸智昌

書 名 九龍城寨史話 (古今香港系列)
作 者 魯 金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88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6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規 格 32開(121×184mm)200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682·6
© 198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 “古今香港系列”編輯委員會

主編：梁濤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序)

尹耀全	朱維德	何守信	李志剛
吳倫霓霞	余慕雲	沈玉儀	林秉輝
科大衛	梁沛錦	張 徹	楊國雄
盧國沾	鍾景輝	簡而清	霍啟昌

“古今香港系列”總序

自從“香港學”作為研究香港的歷史、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教育及風俗等專門學問被提出來之後，旋即引起香港和海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從實際情況來看，不少香港市民雖然生於斯、長於斯，但對此間社會各方面的演變缺乏應有的認識。“香港學”的異軍突起，相信會有助於促進香港市民關心自己的社會，瞭解自己的社會。

迄今為止，有關香港社會各個領域的研究，用各種不同形式去開拓的範圍已頗為寬廣。其中，有的是追溯開埠前的香港前代歷史，有的是探討百多年來香港某個方面的發展軌迹，有的是評述香港的現狀和預測未來的前景。其他如地方掌故、街道命名、風土人情，等等，均見有專題介紹。可以說，不管論者採取的是何種角度，是宏觀還是微觀，研究的項目確實是多彩多姿的。

“香港學”既然已經成為研究香港社會的一門學問，出版界便有必要與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學人攜手，共同為搜集、整理和積累香港的地方史料而努力。多年來，香港學者在各個領域所進行的專題研究，其成績是應予肯定的。倘若我們能夠將這些研究成果，有系統地結集出版，這對於從事“香港學”研究工作，以及有興趣瞭解香港社會的本港和海外讀者，無疑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助益。

香港三聯書店有計劃地出版“古今香港系列”，正是

朝着這個方向出發的。這套叢書的選題，其內容當然與香港社會相干，但取捨的準則，則考慮以香港人所關注，或以對本地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人、事、物為主。至於每種選題均由一位作者作出全面的撰述，這樣的處理是過往類似的叢書所少有的。儘管在編寫、出版過程中不免會遇上困難，但我們仍樂意嘗試走出新的一步。

此外，這套叢書邀請了十六位資深的香港學研究工作者及在本身行業中有豐富經驗和出色表現的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彼此交換心得，集思廣益，力圖使整套讀物從選題、內容到形式，均達到較完善的境地。

“古今香港系列”是一套普及性的知識讀物，為適應讀者的需要，行文力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取材既有資料性，又具趣味性。總而言之，這套叢書的出版，希冀能予香港史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對“香港學”的健康發展，起到拋磚引玉的推動作用；同時，亦為香港和海內外讀者瞭解香港今昔面貌帶來一系列多元化的知識。

應當指出，這套叢書中各種選題所作的闡述和探討，並非等於絕對的定論，其中亦可能存在不足之處，希望行家 and 廣大讀者給予指正。謝謝大家的愛護和支持！

梁 濤

1988年3月1日

前 言

九龍城寨原名九龍寨城，亦有人習慣把它稱為“九龍城砦”，這是因為當年九龍城寨曾以石塊築建城池，故此命名時沿用砦字而棄用寨字。曾經目睹昔日寨城城垣的老一輩香港居民及瞭解九龍城寨歷史的人，自會明白“砦”字於其中的出處。此外，由於香港政府在劃分地方區域時候，連毗鄰九龍城寨南面一帶地區亦統稱為“九龍城”，於是為免混淆，把“九龍寨城”喚作“九龍城寨”，便容易使之與“九龍城”區別開來。

在整個香港地方史上，九龍城寨的發展無疑佔有其中重要的一頁。本書的主要特點，是透過通俗暢達的文字和徵引史籍文獻的有關記載，從各個時期來敘述九龍城寨的衍變軌迹；而插圖部份及書末附錄，亦明顯地圍繞着這一點互相配合，期望能予讀者一個清晰的認識輪廓。可以說，本書是一部系統地介紹九龍城寨發展史的知識讀物。

1987年初，香港政府正式宣佈將分期清拆九龍城寨，該地區隨即備受社會各界人士關注。從中，只要重溫有關歷史，我們就容易理解九龍城寨為何在香港具有特殊的地位了。同時，中英兩國政府發表了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聯合聲明，這意味着香港開始進入歷史的過渡時期。那末，九龍城寨所遺留的老問題，亦大可留待1997年6月30日之後才予解決。但為什麼就在這個過渡時期剛開始不久，香

港政府便宣佈上述決定呢？箇中端倪，如果我們對九龍城寨的發展歷史有更多認識，相信是不難捉摸的。

本書出版的時候，清拆九龍城寨的賠償方案已有結果。換言之，不久將來，九龍城寨會成為香港的歷史陳迹，要實地一睹它原來的風貌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有見及此，本書作者在撰寫的時候，是刻意地把九龍城寨值得記錄的一切，均盡可能貯存於書中，好讓讀者日後憑此緬懷追憶。

梁 濤

1988年元旦

九龍得名原因和諸家傳說

談九龍城寨（又稱“九龍寨城”或“九龍城砦”）的歷史，不能不首先研究九龍地名的由來，因為九龍城寨以“九龍”為名，而“九龍”一詞，現在已泛指九龍半島整個地區。如果不先行弄清楚“九龍”一地的命名原因，便不知為什麼要在該處設一城寨。

關於“九龍”地名的起源，有諸家的傳說。例如堪輿家指出九龍是九條龍脈薈萃之地。堪輿家以山脈作為龍脈，把九龍北部所有的山脈都稱為龍脈，是以說因九條龍脈會於半島，而稱作“九龍”。這一說以黃大仙《九龍壁碑記》為代表。該碑記寫道：

蓋九龍山脈，自獅嶺奔騰而下，婉婉如龍者九，與壁中九龍夭矯不羣無以異也。

另外又有仲振履的說法。仲振履是清朝嘉慶時代的人，他在《虎門覽勝》中說：

九龍山，在新安東一百二十里，有炮台建於山澳，昔莞之南沙山。有漁戶兄弟九人，善泅水。一夕風月清朗，九人戲於海，皆化為龍，棲其神於是山，故名。

以上兩種傳說：前者是風水先生附會之談。我們試打開一張九龍地圖，也無法找到九座大山，說九龍由九條龍脈聚集而得名，似乏證據。至於後者的傳說，是抄襲《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有關雲南省九龍山的傳說，再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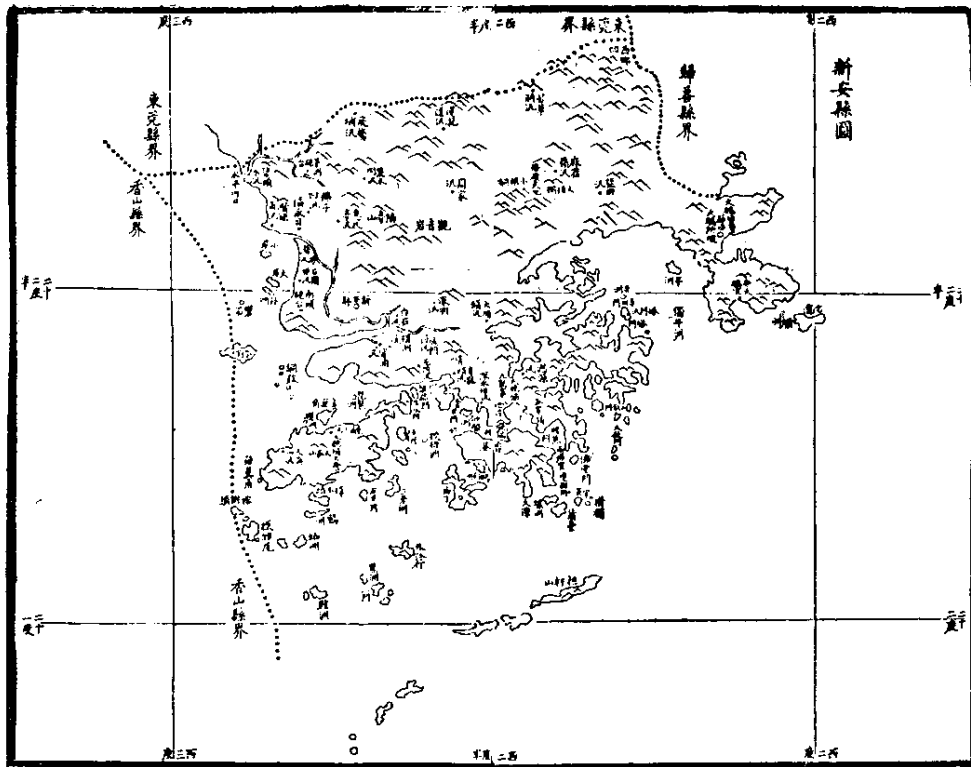
加變化而成的。有關雲南九龍山的傳說，《後漢書》的記載原文如下：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

參照這一記載，便知仲振履所記的傳說，是來自雲南九龍山，雲南九龍山又名九隆山，都是說九兄弟和龍的關係。

此外，學者亦有別說，據簡又文先生在《宋末二王南遷輦路考》中提及九龍地名時，曾向當時任新界民政署署長的彭德（K.M.A.Bavnett）先生請教。彭德先生引《蠻書》說：“九即後，龍即坐，此皆原日蠻人土著之語。”他的意思是說，九龍的意思是坐南向北，說九龍的地理位置在極南，背向北。不知這種說法，是否也從《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關於雲南九龍山的傳說得來的？但上述引文，正是有“謂背爲九，謂坐爲隆”之句，可見這一說法亦不能成立。

筆者認爲，要考據九龍地名的起源，首先應研究九龍一名最早見於史書記載是在什麼年代。這是最實際的研究方法。查九龍一名，在新安縣最初設縣治的時候已有記載。新安縣設縣於明朝萬曆元年（1573），當時爲了防倭寇的侵襲，在本地區設戰船和汛地防守。可惜明朝所編的《新安縣志》現時已無法找到，但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文謨所編的《新安縣志》（以下簡稱《靳志》），引明朝舊



據《廣東圖說》卷十三的新安縣圖所示，九龍寨於清朝已劃入新安縣界內。

掃管鬱	淺灣村	葵涌村	企嶺村	沙田村
官富村	衙前村	九龍村	莆岡村	古瑾村
逸尾村	新村圍	大眼村	萌機蓮	黃坭涌
香港村	烏溪尾	沙角尾	蠓涌	比港
漁涌村	定角村	澳尾村	湖仔村	灑源村
已上在大帽山之外				

康熙二十七年靳文謨編的《新安縣志》指明大帽山之外已有九龍村的村名

志所載有關明代設戰船防守時，已提到九龍一地極爲重要。該縣志卷八《兵刑志》第十二頁“寨船”條這樣說：

明（朝）本寨舊有戰船大小五十三艘，汛地六處，各派戰船八隻分總領之。中哨船五艘，欽總統之。自萬曆十九年改設參將，陸續增至一百一十二隻，派守佛堂門外，淘濤、鵝公澳、九龍、屯門、急水門、東西涌、鵝公頭、赤灣、老萬山、浪白等處汛海。

可見在明朝萬曆年間，九龍的地理形勢已爲當時防衛本地區的文武官員所認識。九龍一地亦在明朝萬曆年間就已聞名。

那末到底九龍是因何而得名的呢？考九龍原爲一條鄉村的名字，名叫“九龍村”。九龍村的位置，正是在九龍城寨前面。康熙二十七年（1688）編的《靳志》卷三《地理志》第七頁“都里”有九龍村名，依原書的先後排列如下：沙田村、官富村、衙前村、九龍村、莆岡村、古瑾村、蓮尾村、新村圍、犬眠村、萌機蓬、黃坭涌、香港村……

九龍村的排列次序在衙前村之後，衙前村又在官富村之後，同時也有香港村。香港的得名是因爲香港島有村名香港，九龍是因爲有條村名九龍而得名，這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九龍村爲什麼叫做九龍村呢？那就要詢問開村的人才知道，因爲開村者有權命名自己的鄉村。可是，九龍村在康熙元年至康熙六年（1662—1667）實施遷海政策時，因清兵強迫沿海鄉村村民全部遷入內地，開村的村民已經流徙到別處去，九龍村只留一條鄉村的字供人憑弔而已，是以無法向村民查問命名的原因。

如果用假設的方法，硬要找出命名九龍村的原因，亦

可以用一般鄉村命名的習慣來討論。例如假設開村時，九龍村是由九戶人家共同開村的，而這九戶人家都是姓龍的，都是可能的原因。此外，開村時只得一戶人家，而這戶人家生了九個兒子，戶主有望子成龍之心，希望九個兒子他日都如龍般飛黃騰達，這都是可以作為九龍村的命名原因的。但假設畢竟是假設。須知，開村者即拓荒者，他們墾拓田地，建屋居住，命名自己開墾的土地，有時亦不必有理由，總之名之為九龍村就是，不必予以深究。但九龍一地，是由九龍村而得名，則是事實，而且有歷史文獻可稽。

康熙設台派兵駐守九龍村

康熙元年至康熙六年，九龍村沿海村民被強迫遷入內地時，該村已成一條無人的鄉村，但因為它的地理形勢很重要，已被用作駐兵防守的地方。有一本書名叫《粵閩巡視紀略》，是康熙皇帝在取消遷海政策，台灣亦告平靖後，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命工部尚書杜臻和內閣大學士石柱一齊到廣東和福建巡視遷界和復界情形所寫的紀略。書中記載了他們當年來到九龍和香港巡視的情景。書中不僅有九龍地名，也有香港地名，而且指出兩地區一百二十多條鄉村都被迫遷徙。該書卷二頁三十九載云：

（康熙）元年畫界，自三角山歷馬鞍山等境……大浪、馬鞍山、壕涌、天妃廟、舊官富司、衙前、九龍、古瑾、淺灣……暨佛堂門、大奚山、鵝公澳、榕樹澳、白沙澳、雞栖澳、南頭、香港、塘福、梅窩、石壁螺、杯澳、大澳、沙螺灣諸海島皆移，並續遷共豁田地一千三百五十九頃有奇。於大鵬所置重兵，又因界設守。（按：據孔氏嶽雪樓影印鈔本，下同。）

可見九龍村和鄰近的衙前村、舊官富司村都全部被迫遷徙。村民遷出之後，又“因界設守”，即在重要的地點上駐紮守兵。當時九龍村駐兵七十三名，由把總領導。《粵閩巡視紀略》亦有在九龍村設兵防守的記載：

今從新安營撥守碧頭諸汛；碧頭台千總一，兵四十五名，佛子凹把總一，兵五十九名。南山台千總一，兵六十名。九龍台把總一，兵七十三名。

南山整台一座	聖山整台一座
屯門整台一座	大軍營整台一座
九龍整台一座	佛堂門整台一座
大埔頭整台一座	黃竹角整台一座
麻雀嶺整台一座	鹽田整台一座
鴉梅山整台一座	東坑整台一座
西山整台一座	深圳整台一座
五通嶺整台一座	大梅沙整台一座
小梅沙整台一座	

可見杜臻書中提到的九龍台，是整台而不是炮台。整台又名烽火台，是用烽煙作為發現敵人蹤迹的訊號的一種軍事設備。但是，如果只是作為訊號台，實在不必駐兵七十三名那麼多的，可見當時的九龍整台，除負責發現敵蹤引發烽火之外，仍有防守海岸的責任。

又據《靳志》所載，後來新安縣裁減兵員，將二十一座整台中不甚重要的改作瞭望台，從而減少大量駐軍，但對於九龍台並不在裁汰之列。當時裁十三台，留下八座整台：

碧頭整台一座	安兵三十名	
茅洲整台一座	安兵三十名	
咀頭角整台一座	安兵三十名	
鰲灣角整台一座	安兵三十名	
屯門整台一座	設千總一員	安兵五十名
九龍整台一座	安兵三十名	
大埔頭整台一座	安兵三十名	
麻雀嶺整台一座	設把總一員	安兵五十名

這些史料，已足夠說明九龍城寨在未建城寨前的狀況。這裏可作一總結，就是在新安縣初設縣治的明朝萬曆元年，